

三十,就必须而立吗

□ 陈了了

我很容易被焦虑击中。第一次为年龄感到焦虑时,我才只有14岁。当时我在作文中用了“豆蔻年华”,被同学犀利地指出:豆蔻年华是属于13岁的,您已经超龄了。我很难过,才学会用这个词,居然就不合适了,很亏。

紧接着,我听说17岁会很不一样。歌里唱着17岁的雨季,我应该不再是小屁孩一个,而进入青涩与成熟之间朦胧暧昧的阶段。但很快我就发现:17岁除了离高考更近,并没有其他不同。

17岁后,我又开始担心18岁,法定成年,似乎一定不同寻常。紧接着,forever的21岁过去了,我去逛同名品牌店时都有些心虚。之后的日子好像按了加速键,等不及我认真地开始焦虑,作为胶原蛋白分水岭的25岁也无可奈何地小跑溜走了。现在,眼看着第一批90后走进30岁的新世界,我禁不住又为马上到来的30岁焦虑起来。

其实,焦虑了这么多年,我倒也焦虑出了一些人生的经验。事实证明,当你回头看时,那些你以标记着新世界的时间节点,不过是一个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你不可能不经过它,但它极有可能不干涉你。

当然,我还是难免担心,如果说20岁前的焦虑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话,30岁不是来真格的?毕竟古语有云,三十而立。直观点说,25岁了,小朋友叫你阿姨,你可能还会不情愿地撇撇嘴,而快到30岁,被小朋友叫一声姐姐,你可能都会偷着乐。

正好,最近有两部关于年龄的电视剧热播,于是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和自己更有关系的《三十而已》。怀着和剧中人同样的年龄焦虑,我看到剧中钟晓芹迎来了自己的30岁生日。果不其然,她的生日糟透了,30岁不仅没有自动给她带来安身立命的礼物,反而给了她一本离婚证和生活的一地鸡毛。

同为主角,王漫妮的30岁生日也很惨,她穿得红红火火,坐在家人为她摆的流水席上,但眼神里掩不住的还是爱意错付和梦想破裂后的失落与空洞。相比

之下,一路开挂又自律努力的顾佳,似乎过了个好得多的30岁生日,可往回看,命运却给了她更残酷的捉弄。

戏里,30岁可以是破裂,可以是溃退,可以是抛物线的顶点。戏外,我也认真问了几个迈过这道门槛不久的朋友。有人说,现在回想起来30岁算什么呀。也有人说,当时忙着工作和孩子呢,根本顾不上别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30岁带来的焦虑和迷茫,面对三十而立的社会期待,谁都不免慌张。

其实,在现实中,三十而不立很可能是一种常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又何必总是为了这个理由而焦虑呢?在社会文化的习惯中,我们总是习惯于用整数标记年岁的增长,而年龄的增长,又总是与个人成长相捆绑。具象化这种成长的,是一系列被社会公认有效的成就,比如车子、孩子、房子、票子。

就像顾佳最初在《三十而已》中的形象,她那事业有成、家庭圆满的生活几乎是漫妮和晓芹的理想。活在对模式化的对立想象中,走向30岁的人们,好像在做一个限时任务,总想尽最大可能开足马力,把准航向,最好能提前抵达目的地,以获得给出标准答案的赞赏。

但是,成长真的等于成就吗?我仔细想了想,并不是很同意。《三十而已》里3个遭遇低谷的姑娘,她们30岁开头的破,也是某种程度上立。他们的立,立在拒绝为抵达目的地而忽视自己的困惑与渴望,更立在敢于驶向人生的另一条跑道。执迷于社会规定的成就,很可能反而让我们放弃了真正的成长。

如果被家人看好的婚姻不幸福,那就果断结束;如果换来物质升级的代价是尊严,那就该坚定离开;如果发现梦寐以求的岗位不过如此,那就该去找更大的世界。电视剧的结尾,有一段漂亮的致辞,其中有一句说:并没有哪个特定的数字,可以决定我们奔跑的速度和停下的时刻。

这句话就像一剂良药,大可以治愈各种各样的年龄焦虑。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不会在哪个特定的年纪节点为你派送礼包,因此,你也不必担心因此迷失自己的方向。正在成长的我们,无需赋予

30岁太多意义与压力,更不需要为了社会的期待,把自己形塑成一个个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角色。

不去强求三十而立,就不会有求而不得的三十而栗,不去讨好周遭的

期待,就不会让自己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每个人的成长,都与且仅与自身的时运和际遇相关,而不会被一串人为规定的数字塑造。也只有这样,才能造就每个人与众不同的闪闪发光。



从懵懂少女到成熟女性,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着形形色色的角色,也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责任。 漫画:程璨

我跟动漫学恋爱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曲俊燕

每到春天,B站(哔哩哔哩)上日本动漫《四月是你的谎言》的弹幕总是应季地厚起来。这是一部2014年播出的纯爱番剧(连续剧),目前在B站上的播放量为1.2亿,是B站播放量过亿的30多部番剧之一。因疫情隔离在家中的学生们,不断在这部宝藏番剧的弹幕上刷着钉钉时代前来考古。

2000年出生的男生姜凡看过《四月》,这部恋爱番让他印象深刻。爱情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互相扶持鼓励,让双方都自我完善升华。他说。

在国内,B站是日本动画版权的最大引进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就开始引进和播放日本动画片,那时的画风还是《铁臂阿童木》《休和狗》和《机器猫》。90年代初,少女漫画、耽美漫画也被引入国内,动漫价值观的多元性开始进入中国年轻人的视野。

对很多90后和00后来说,在自我意识开始萌芽的年纪里,以日本动漫为代表的二次元文化就占据了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通常从本地电视台的少儿频道获得启蒙,在班级里传阅《知音漫客》《少男少女》,在网上的动漫兴趣社群中疯狂讨论,在B站等二次元网站发弹幕追番。数字科技改变了观看方式,二次元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人的爱情观。

动漫中爱情的种类太多了,此影视剧要多得多

90后初识爱情的样子可能是山无棱天地和,或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少年们在寒暑假不厌其烦地追着电视剧重播,屏幕外的眼泪跟着屏幕里一起流。

但电视剧毕竟要考虑各个年龄段观看需求。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能真实聚焦青少年生活的影视寥寥无几,直到动漫的出现。在日本,不少漫画的创作者都和读者是同龄人,有些作者甚至高中时代就登上漫坛,他们所画的,就是青少年憧憬的。

追动漫长大的人,看到的爱情有更多的模样。2000年出生的刘雨桐说,自己可以接受动漫中任何CP组合,但还是被网友的创造力震惊了。大家都是显微镜女孩,吃的冷门CP(couple)的缩写,意味伴侣)我都难以想象。有些作品中,甚至人和动物都可以组CP。动漫呈现出的文本往往是固定的,但个性化的解读会衍生出无限可能,有时在番中没有任何互动的两个角色,也会被动漫迷们拉郎配,并产生各种剪辑视频

和文学创作。

在职业漫画师鸣泣的印象中,2011年是国内动漫市场的水分岭。在那之前,资本力量还未过多介入,各种作品百花齐放。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动漫产领域投融资数量仅为5部,到了顶峰时期的2016年,这个数字是125部。

动漫只是一部分,在整个二次元文化里,有更多可能影响爱情观的事情。00后男生付远说,恋爱剧情游戏对自己影响很大。在游戏中,他可以把自已当男主,和游戏中的女主相遇、相识到相知,最后作出自己的选择。

动画、漫画、游戏、轻小说、手书、Cosplay(角色扮演)、语C(语言角色扮演)刘雨桐说,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也会见证各种情侣的分分合合。在她眼中,爱情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具体的别人的一件事在你眼里成了爱情。

被纸片人的恋爱打动

承载了漫画中大部分恋爱主题的,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日本盛行的少女漫画。它在当时取代了小说,成为日本少女的恋爱指南和人际关系教科书。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杨伟曾深入研究这一举足轻重的漫画类别,他在《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一书中提到,早期少女漫画中恋爱观的出发点,是憧憬以恋爱为基础的婚姻,家庭仍是少女们向往的归宿。而少女漫画的一大妄想体系和黄金主题是:不顾一切的爱情最终会赢得胜利。

少女漫画是展示日本女性爱情观演变的一扇窗。根据杨伟的研究,日本19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女性们开始考虑恋爱的风险,不再把恋爱作为生活的中心。这一时期的少女漫画更善于描写女孩变幻不定的内心,恋爱模式有了更多可能。

但那种不顾一切的纯粹基调没有完全消失。如果宇宙的起源是大爆炸,我的起源可能就是她。去年进入大学的付远,至今还能背出童年最喜欢的番剧《宇宙巡警露露子》的台词。

虽然是男生,但付远一点都不介意承认自己看番会看哭的事实。触碰他泪点的经常是少年漫里关于友情、亲情的内容,恋爱番也不例外。更多的是一种共鸣的感觉,为什么我喜欢的女性角色没有被男主接受?

同为00后男生,在中二的初中时期,姜凡会模仿被很多人奉为童年男神的《守护甜心》男主月咏几斗,比如日常说话会刻意耍帅、装高

冷,给女生写情书也是中二口吻。再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入设转变成《月刊少女野崎君》里的直男高中生漫画家野崎梅太郎。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姜凡觉得自己确实或多或少地模仿了动漫中的方式,从一开始的单纯照搬形式,到后来明白其中的意义。

2007年播出的动画《Clannad》是95后赵冉的最爱。高三那年,每天下了晚自习,宁可晚睡也要看一集。

《Clannad》最吸引我的,就是那种朴实。男女主没有夸张的设定,就是正常的读书和生活。是因为性格温和而喜欢看这样的番,还是《Clannad》的温情影响了自己的性格,赵冉也不清楚。她和男友从高一开始交往,考入了一所985大学,现在大四,感情仍然很好。

二次元动漫角色被称为纸片人。对刘雨桐来说,迷恋一个纸片人,比花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风险低得多。二次元角色,喜欢得没有压力,没有负担,作者画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如果喜欢真人偶像,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爆雷了。很多动漫迷在现实生活中不看或很少看影视剧,在澳大利亚上大学的刘雨桐看美剧也只是为了学英语。

也有人觉得,纸片人看多了有风险。赵冉说,自己花痴动漫人物通常是为了社交需要,太花痴会降低幸福感。毕竟谈恋爱这个东西,如果你追求的感情过于完美,很可能就找不到另一半了。程紫说。

次元间的障碍与交融

在三次元的世界里,二次元仍然是小众文化。刚上大学那会儿,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神神叨叨的,舍友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90后鸣泣说。后来,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称喜欢动漫的同学,满心欢喜地准备探讨,一问,对方喜欢的是《名侦探柯南》,太入门级了。

鸣泣看动漫十几年,并自学绘画,在2015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全职漫画师。我的理性人格占上风,我很久以前就明白,小说漫画电影里讴歌的理想爱情,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很多二次元元人会像鸣泣一样,把二次元和三次元分得很清楚。我会喜欢纸片人,喜欢得不得了,但跟现实中的喜欢完全是两种。在B站工作的90后伊里说。

姜凡觉得,日漫中的日式文化和观点,可能是二次三次元被认为不相通的最大原因。社会上对动漫中的早恋、早恋问题一直有议论。毕竟,恋爱番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主角基本上都是初

高中生。姜凡不喜欢早熟这个词,他认为人早晚都要成长而变得成熟,早点认识世界其实挺好的,对为人处事和生活都有帮助。

在刘雨桐看来,二次元这个多元的平台,更能培养女孩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多时候女孩不是看漫画变成熟,而是在二次元交友的过程中变得成熟。二次元中也混杂着坏人,在网络交流或线下漫展中,女孩子都有可能遭遇性骚扰,圈内的女孩会因此团结起来共同防范。

女孩变得难骗了算早熟吗?坏人可不嫌你小。刘雨桐说。

爱的前提是独立

如果要考虑开始一段关系,刘雨桐需要与对方有至少半年的线上交流,以便比较彻底地了解彼此的三观。线上交流就像爱情的试用期,你觉得三观很合适才会涉3(在现实生活中交往)。虽然不介意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聊天,但面对真正的感情,她会非常谨慎。

精神的契合、彼此的独立,是包括刘雨桐在内的不少二次元人对爱情最看重的因素。他们希望能与伴侣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同时又是两个独立自强的个体,能各自把生活过得精彩。如果两个人都喜欢二次元文化,就更加分。

传统人妻的形象不在我的规划范围内,我更倾向于相互扶持。我也希望对方有自己的事干。刘雨桐说,但是,如果不能接受我的猫就别谈了。

研究日本动漫、日本大众文化的中国人民大学日语系副教授徐园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虽然动漫给中国青少年提供了多样的爱情观视角,但大部分青少年还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在各自家庭尤其是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形成自己的爱情观。动漫只不过是作为娱乐消遣,不能夸大它的影响力。

鸣泣偏爱大女主形象,在她画的作品里,女性形象大都比较独立。传统男强女弱的关系在她这里不适用。在一些后宫漫中,经常出现女性因为恩情而喜欢男主、不顾一切为男主付出的情节,赵冉很抵触这种爱情观:女生没有那么傻,不是非得有男生才活不下去。反之亦然。

恋爱和婚姻,对不少二次元人来说,都并非必需。在找到那个人生的战友之前,他们宁愿单着,也不愿苟且。如果真的要实现不了好的亲密关系,那就不实现了。我的人生绝不只是家庭。可以锦上添花,但不能拖后腿。刘雨桐的态度很坚决。

(姜凡、刘雨桐、程紫、赵冉、付远、伊里均为化名)

玩物立志

□ 张虹雨

我喜欢花,屏保里的、裙子上的、诗歌中的。它们开在我生活的细节里,讨我欢心。

都市生活离田园牧歌太远,广告牌上的花儿假,新款包上的花儿贵,花坛、公园、绿化带里的花总有种刻意。偶尔能看见一朵蒲公英从砖头缝里挣出来,扬着亮堂堂的脸,那是自然力量从水泥森林洒出的一滴。

这年头,活着的压力有一万种,谁不想拥有更多氧气呢?突然有一天,年轻人都开始养植物了。好像挨着一点儿舒展的绿意,就足够接近远方似的。而且植物多好,不哭不闹不掉毛,死都死得静悄悄。

有人养结果子的,金桔、柠檬、小番茄,有人养大叶子的,龟背竹、竹芋、鹤望兰。有人喜欢多肉,弄一架子,放满小胖子。我一姓秦的闺蜜从楼道里捡回一棵被遗弃的琴叶榕,玩儿谐音梗,当亲戚养着。

我养花。茉莉小情小调,栀子南橘北枳,兰花娇贵,昙花矜持,牡丹太娇,杜鹃太土。这么挑剔又懒惰的我,与月季不期而遇。

今年春天,我一头栽进了月季坑。起因是看见闺蜜晒她阳台上的月季。那些花儿全都甩着小裙子,一声声地问我:我美吗?对我一个北方姑娘来说,月季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见得多了,可没见过这么多品种和姿态。3个小时内,我完成了月季扫盲、选种、下单,感谢电商,牵起了人与自然,把这些小精灵带到我这个早已不信童话的成年人身边。

我一直养猫,养得又多又好。原本是个宅,讨厌出汗和外出,结果为养好月季,我竟然暴露在太阳地里,穿一身潮牌,沾两手泥巴。

第一批月季来的那天,我盯着物流信息,比它们还早到快递点。收到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家。我的廉价出租屋破败陈旧,阳台门形同虚设,第一天晚上,猫就弄折了金丝雀的6根枝条。第二天,我把花盆挪到了单位的院子里。通风和光照好了,又躲开了猫的摧花辣爪。我撒花时,经过的同事都很好奇,单位院子里种满了月季,我还买月季种。他们又怎么知道,采菊东篱下,那菊必是自己种的才好。

我承认,起初买月季是冲动消费,就像我买口红、学日语、做手账一样。可我居然坚持下来。我在网上看大神的帖子,看养护经验视频,讨论月季的聊天记录上划不到尽头。初来的那几根纤细的枝条,招摇着,陆续为我招来更多的盆、肥、药、更多的枝条。

我陆续购入20多个品种。有加百列大天使、罗衣、伊芙胭脂香水。其实按我这接地气的性格,叫卫生纸、蕾丝边、小公举更合口味,直到我第一次看到瑞典女王落的落花。它花期很短,粉色的花瓣繁复典雅。你看不到花瓣萎蔫,一阵风过,它们已经全部离开花萼,随风飘散,到死都是体面的样子。

网上传说,此花是以笛卡尔深爱一生的瑞典女王命名的,但我觉得它更像另一个女王——简·格雷。名画《简·格雷的处刑》上,16岁的少女女王高贵又脆弱。她的生命在最美的年华戛然而止。

这些拥有传奇姓名的月季在电商平台有着巨大的成交量,小乖乖月成交量1.2万,玛姬婶婶月成交1.5万。在中国花卉市场,月季很重要。它好养活,开花多,城市美化必需品。年轻人也流行种月季花,毕竟,廉租房也需要花香来证明我值得更好的生活。花店里的鲜花昂贵,品种滥俗,月季让我实现切花自由。

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购物节卖出的猫粮价值超过奶粉。很多东西门槛太多,成本太高,结果太不令人满意。种月季,失望度很低,包容度很高。月季圈有一句流行语:月季养好了,养死了也难。由此可见,月季给爱花人多大的善意和上升空间。难怪70多个城市把月季定为市花,要说出它的70多种好来,很容易。

我的第二批月季全是牙签苗。我早也看,晚也看。第一个花苞出现那天,正赶上入夏第一场暴雨,我在家坐立不安,于是开车到单位,给那颗小绿脑袋撑伞。又想让它见见风雨,又怕风雨把它吹坏。于是我开着车灯,撑着伞,握着屁股一直等到风雨停了才安心离开。等这个小绿脑袋褪去青涩、显色开花之后,我发现它和卖家秀存在巨大差异。

我四处请教,爬楼发帖,这才明白,幼苗即使开花也不会标准。于是我开

始学习压枝扶壮、判断底笋位置、抹芽、调整株型。好歹我是个老师,深知教育的力量。

进入盛夏,我掐苞促枝,集中营养,养好枝叶,等待秋季爆发。我关注天气、干湿度,注意节气的变化,学习化肥和有机肥的区别,农药怎样配比,根据叶片的状态调节水肥。我每天涂高倍数的防晒霜,因为要在院子里蹲很久。这样的过程,让每一朵月季花都更有意义。我好像明白了,养花最大的乐趣在于延迟满足。你得等。

我越来越痴迷,学习扦插、嫁接,剪枝修形,花也越来越多,形成规模。刚刚入秋,每一盆的枝头都顶满了花苞。每天工作忙累了,就溜达一圈,院子里被我养肥的流浪猫躲在胭脂扣的枝条上乘凉,慢悠悠地舔毛,看着我,喵一声,低头继续梳理自己。我志得意满,远方有人在院子里,一抬腿儿就到,好像拥有了机器猫的随意门。而我目前的计划是搞个花拱门。

花鸟鱼虫让人着迷。热播电视剧《三十而已》里,陈屿养鱼养到丢了老婆,其实很有代表性。有风水就会有炒作,我被猫咪误伤的那棵金丝雀,据说几年前,品种极其稀有,300多元一棵牙签苗也疯抢。市场大了,价格也平稳了,我今年买一盆精品,也就五六十元。

月季有趣的地方在于,一个品种美不美,香不香,跟价格毫无关系。那些经历几轮融资依然不在,剁手清单上屹立不倒的月季,价格都很亲民。

蹲在院子里看花的时候,我总在想我独爱月季的原因。三个季节过去了,倒让我想出了点意思。名花千千万,而我一朵花的期待,月季都能满足。从淡雅到浓烈,从清纯到冶艳,从仙气飘飘到人间烟火,应有尽有。它不娇贵,给我改错的耐心和个性化的可能。像我这样的菜鸟,一样可以养得风生水起。它用生命力赞扬我为它做的一切。

月季,月月开,季季开,育苗期28天。花奴本事如何,28天揭盅。没有诗人赋予月季什么品格,可能因为它平凡而多花。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春日到寒冬,月季一路绽放。它喜欢风,喜欢雨,喜欢烈日和大地。

现实有这么多压力,但管他什么年纪,我花开每一季。



8月20日中午,一盆果汁阳台正在怒放。它身后的两层台阶上摆放着作者的月季花盆。